

菊花开在奶奶手背上

董红

父母离婚后,我一直和奶奶生活在一起。瘦小的奶奶是我唯一的靠山,她用那双永不停歇的手,把我抚养长大。

奶奶的手特别灵巧,以前不是给人绣花就是帮缝补做衣服。她绣的花像开在了衣服上一样,做的衣服总是被人夸奖结实又漂亮。可是,奶奶自从把眼睛累坏后,实在没有别的营生办法,只好靠捡废品供养我了。“将来挣钱了,可得好好孝顺你奶奶。”邻居王婶也心疼奶奶,总是善意地提醒我。

记忆中,奶奶的手上总是缠着白色的医用胶布。有一次,我无意中看见那胶布下面包裹的全是血口子。在寒冷的冬天里,这样的一双手是怎样一次次浸在冰水里洗菜洗衣服的啊。

“看着吓人,其实一点也不疼。”奶奶看出了我的担忧,故意笑着说。她表现得越轻松,我心里就越疼。

“奶奶,人家小虎和大王的奶奶手背上都戴着戒指,你咋不戴呢?”

“我不稀罕,硬邦邦的,硌得手疼。”奶奶一边说着,一边捻着个大编织袋子沿街捡废品去了。

那天晚上,我睡得正香,被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惊醒了,循声望去,是奶奶正在台灯下给我缝鞋子呢。

“你这孩子,鞋都张大嘴了,咋也不说?大冬天的多冻脚啊。”

“我没觉得冷。”

“像你那傻爷爷一样。”奶奶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了我未曾见过的憨爷爷的故事。

“你爷太能吃苦了,当年鞋子都烂得挂不住脚了,也从不开声,唉……”奶奶说着叹了一口气。那口气叹得好长啊,好像要把心里沉积很久的东西全都吐出去一样。

灯光下,我看见奶奶的手指上套了个金黄的家伙闪闪发光。我赶紧凑上去看看个仔细,原来是顶针——一种缝东西时戴在中指上的金属指环。

“奶奶,你为什么一个戒指都没有呢?”

“我嫁过来时,你爷家穷得连饭都吃不饱,还能买得起那玩意?不过当年你爷说了,以后保证让我戴上。可他说话不算话,没完成任务就走了。”奶奶的声音越来越低,越来越轻,好像不是在说给我听,而是在自言自语,但声音很快又高起来:“再说,捡破烂的手戴那东西都白瞎了。”

我仔细地看了看奶奶那双又细又长的手,心里想,要是真的戴上一枚金戒指,那双手也会很好看。

大学毕业后,为了照顾奶奶,我回到镇上找了份工作。刚上班时天天数着日子等着开工资。

“开第一个月工资,打算给你奶买什么?”王婶问我,我笑而不语。

烟火人间

“她咋啥也没给你买,钱也没给你一分?”那天,听说我开过了工资后,王婶特意来到家里,打抱不平一样地问奶奶。

“孩子大了,用钱的地方多着呢,再说我啥也不缺。”奶奶怕我听见似的轻声轻语。

见我进屋,王婶故意提高了声音:“我昨天刚看个视频,一个孙子第一个月开工资,把钱全给奶奶了,一分没留,可真孝顺啊。”我低头走进屋里。

上班四个月了,挣的工资我一分钱也没给奶奶,奶奶也从来不问。可王婶每次看见我,态度总是冷冰冰的。我知道,她没有指着鼻尖骂我是“白眼狼”就很不错了。

“她用钱仔细,我倒挺高兴的,钱总得留着,花在刀刃上。”奶奶总是反过来劝慰王婶。

第四个月工资终于开了,我欣喜不已。那天,当我将三金——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项链,一并塞到奶奶手上时,她的每一缕皱纹里都盛满了笑容与泪水。

“没想到72岁这年,靠着大孙女终于有了金戒指。老头子,你看见了吗?”奶奶抬头向天,泪眼婆娑。不过,她很快又镇定下来:“花那么多钱买这干啥?钱要用在刀刃上啊。”

“奶奶,你就是我的刀刃啊。”我把戒指给奶奶戴上。漂亮极了,就像是一朵黄澄澄的菊花,开在了奶奶的手背上……

听母亲说“废话”

董国宾



年少时,厌烦了母亲喋喋不休的唠叨。母亲只要一开口,我就朝她翻白眼。做作业可不能有半点马虎,在外边不能惹人厌,上学路上要注意往来车辆……整天这样没完没了地唠叨,哪个孩子不认为是废话?

母亲一连串的废话,始终萦绕在我的记忆中,但我又时刻想念远方的母亲。那次,母亲从乡下小镇来城里小住,妻子从车站将母亲接回家,我忙完马上往家赶。母亲正扯着妻子的袖口说:“今后买衣服要买结实的,不能只图好看。瞧这衣袖,太薄了,风一吹能扯出一个洞来。”

妻子明明知道,母亲这一堆话起不到任何作用,依然专注地坐在那里,像小孩子在听一场生动的教育课,边听边中肯地朝母亲点头。我走过去唤了一声“妈”,把买来的精美糕点往母亲面前一放,说:“妈,孝敬您的。”

第二天,妻子照例坐下来听母亲絮叨。尽管母亲的话尽人皆知,可从妻子的表情上看,母亲的唠叨一点也不多余。母亲说,“做事要认真,心要细”“说话不可随意,不知轻重”“去商场,不能瞧上一眼掏钱就去买,要多想想实用不实用”……我在一旁给妻子使眼色,妻子偷偷瞪了我一眼,继续当一名忠实的倾听者。

这天是个艳阳天,白亮亮的阳光照在楼顶上,客厅也照进一束束暖阳,室内一片温馨。妻子提议,全家人共同听母亲唠叨,而且必须耐心听,用心揣摩。妻子的安排让我顿悟,坐下来听母亲唠叨“废话”,深藏着另一番含义。

全家人刚落座,母亲就打开了话匣子。母亲先说老家的事儿,说邻里之间和睦相处,还说庄稼的长势和蔬菜行情。接下来,母亲开始说那些唠叨了大半生的话儿。母亲瞧着成长中的小孙子,又把那句话挂在嘴边:“一定要好好学习,加倍努力,长大做个好人,做个有本事的人。”然后,母亲乐此不疲地告诫我:“在单位与同事好好相处,多帮助别人。”

这样的话,记不得母亲反复说过多少遍了。这次我却入了心,看着母亲直点头。我看得出母亲多么喜悦,我一眼也能辨认出母亲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存在感。

我时常想起母亲的身影,想起母亲没完没了的“废话”。那绝不是季节的风吹落的飞叶,而是母亲由心底而生的叮咛,是母亲对子女无限的爱,是人世间的质朴和亲人之间永远的真诚。

爸爸,我在这呢

赵鹏飞

晚饭后,我在小区遛弯。突然听到有人喊:“小宝,小宝,你在哪儿?”很快,一个小男孩儿从一群孩童中跑了出来,“爸爸,我在这儿呢!”

望着他们的背影,我想起了2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,我的父亲也曾满怀呼喊我,但我却连一声都没有听到。

那会儿,我还在上学前班。我央求母亲给我买一双新凉鞋,可她总说,去年的还能穿。可是那双凉鞋,缝了又缝,烫了又烫,已“千疮百孔”。以前我们穿的都是塑料凉鞋,哪里断开了,一般用线缝,线缝不了的地方,就用烙铁烫。

一天母亲赶集回来,竟然给我买了一双漂亮的新凉鞋,粉色的,鞋头上粘着一朵白色的小花,像是在朝霞里摇曳的雏菊。母亲说,这是用父亲打工的钱买的,让我节省着穿。我欢喜万分,下午便穿着和小伙伴儿们去河里游泳了。

之前,因为没有合适的鞋子,游泳时我只能光着脚。有人起哄,说我这次穿了鞋,该我去淤泥里探险了。好吧,去就去。我走向淤泥那边,河水虽然不是很深,大概到膝盖,但一脚踩下去,却碰不到底。我硬着头皮又向深处走了几步。淤泥越来越厚,河水竟然快到我的腰了。我害怕了,想远离那里,脚却深深地陷了下去。我用力抬脚,脚出来了,鞋子却陷进了淤泥里。

我大喊起来:“我的鞋,我的鞋陷进去了!”小伙伴们闻声赶过来。他们把我从淤泥里拉了出来,还帮我找鞋子。可是那双鞋像是被淤泥融化了一样,完全没了踪影。太阳落山了,我不得不接受事实,哭哭啼啼地和小伙伴儿们回去了。

家里没人,爸妈还在地里干活,哥哥姐姐也不知去哪儿了。然而,从回到家到第二天的早上,这期间发生了什么,我居然一点儿都不记得了。即使现在,我试着回忆当晚的事,依旧什么都想不起来。

第二天早上,家人们一如往常,我穿着那双旧凉鞋去了幼儿园。一到幼儿园,老师就很关切地问我:你昨晚去了哪儿?你爸是在哪儿找到你的?我这才知道,昨晚,家人们满村子找我。父亲不仅在村里呼喊我:“飞飞,去哪儿了呀?快回来!”他还去了河边、去了山里。父亲的呼喊声唤醒了村里的老房子,震荡起了河水,连绵的群山也不得不随他一起呼喊我。老师说,父亲的呼喊声直到深夜才渐渐散去。

中午回到家,父亲的嗓子有些沙哑。我鼓起勇气,把新凉鞋掉河里的经过仔细地讲了出来。家人们都没有批评我,母亲还说,再给我买一双。我如释重负,高兴起来。

后来,姐姐告诉我,那晚爸妈从地

那时花开

里回来后,见我没在家,连饭都没吃,就出去找我了。问了小伙伴们,才知道我把新凉鞋掉在了河里。家人们都以为我怕爸妈批评,吓得不敢回家了。他们和乡亲们找了我很久。

那时年纪小,从没有想过自己的“失踪”是怎么让家人不安的。如今想来,那样漆黑的夜晚,本来就患有眼疾的父亲,他有没有被村里坑坑洼洼的路绊倒,河水有没有打湿他的布鞋,山上的杂草有没有缠住他的双腿?这些我不知道,而我连问都没问过他。

三年前,父亲走了,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呼喊了。如果梦里可以相见,我想对父亲大喊一声:“爸爸,我在这儿呢!”



【雪落乡村】

清晨,拉开窗帘向外一看,乖乖,这场雪下得真大,只是一夜的工夫,便把大地变成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。放眼望去,公路上,田野里,屋顶上,山林里……到处是白花花的一片,冰雕玉砌一般。竹林里,水杯粗的竹子齐刷刷地弯下了腰;松毛上落满了雪,毛茸茸的,好看极了;几只鸟雀静静地栖在电线上,一动不动的,像五线谱。

——崔道斌

【读书取暖】

在冬夜的灯光下,捧一本好书,便是手握心灵的暖流;在冬日的萧瑟中,读一本好书,便是沐浴精神的暖阳。沉浸其中,我仿佛穿越了时空,与那些书中的人物、历史、自然融为一体。

——向超群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冬来有味】

寒冬,宁静的小村庄里处处显现出一派安乐。暖阳下,人们迎光背风而聚,或闭目晒太阳,或侃大山,或闲当听众,其乐融融。小孩子们也挑有阳光之处游戏,玩得不亦乐乎。

——季勇